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情感的针脚

Emotion between Seams

李双其◎著

 群众出版社

她会不会有其他的**感情纠葛**？她的**失踪**会不会与情感问题有关？

情感的针脚密密麻麻，扎向心灵，**扎向深渊**。

从你到我有多远，善解之间；从爱到恨有多远，无常之间！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情感的针脚

Emotion between Seams

李双其◎著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的针脚 / 李双其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014 - 5341 - 2

I. ①情… II. ①李…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051 号

情感的针脚

李双其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8.3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41 - 2

定 价: 30 元

网 址: [www. qzcs. com](http://www.qzcs.com)

电子邮箱: [qzcs@sohu. com](mailto:qzc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椰子 / 1

第一章 林安宇哪儿去了 / 6

第二章 是同一个人的吗 / 26

第三章 北源郊疑尸 / 38

第四章 南 AD23 X1 / 55

第五章 从滨越到泉亭 / 74

第六章 聚焦金合 / 92

第七章 双线出击 / 107

第八章 转向 / 123

第九章 教授的活动空间 / 139

第十章 内心起因 / 154

第十一章 林安宇的风流往事 / 168

第十二章 林女伴现身 / 183

第十三章 淡定的教授 / 198

第十四章 可信任的哥哥 / 216

第十五章 天涯海角 / 232

第十六章 毁灭的逻辑 / 245

尾声 / 258

椰子

“木木”收到微信好友“天知道”发来的聊天信息：为何安宇这几天都没动静？她怎么啦？“木木”心不在焉地回复：不清楚，关心的话打电话问问。不一会儿，“木木”的手机有了动静，“天知道”打来了电话：“木柯院长啊，不开玩笑。这很异常。你也知道，林教授在圈里是很活跃的，可好几天都没有她活动的迹象了。”“我也不清楚啊！要不你打电话问问？”“木木”回答。“我打了电话，她手机关了啊。”“天知道”回答。“那就怪了。现在放假，也许她去干一些自己的私事了吧。”“木木”说。“学院没有安排她什么事吧？”“天知道”问。“没有。”“木木”回答。“但愿不会出什么事！”“天知道”说完就挂了电话。

“木木”、“天知道”、“安宇”分别是刘木柯、陈道林、林安宇在微信平台上的昵称。刘、陈、林三人是同事，他们都是东南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刘木柯是院长，林安宇、陈道林是该学院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三位和其他一些微信朋友经常

会在朋友圈里聊天。这几天林安宇突然“消失”了，这引起了陈道林的关注。林安宇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发布一些言论，可这几天，她“不见”了，空间里没有了她的踪迹。

陈道林是个热心肠的人，也很喜欢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林安宇突然没了踪迹，陈道林当然有些着急。“她经常在朋友圈里说话，怎么就没有动静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陈道林想着。于是，他拨打林安宇手机，可林安宇的手机死一般地静，没有任何回应。他又给刘木柯发信息、打电话。他知道刘木柯和林安宇的关系不错，而且刘木柯是领导。现在大学里的教师几乎都在“单干”，就算是平时，同一部门的教师一学期也难得见上一面，何况现在是假期，放假期间互相不联系是正常的。但陈道林认为，刘木柯毕竟是领导，林安宇如果因公外出，应该会告诉刘木柯的。可问了刘木柯，他居然也不知道！这就怪了。陈道林又问了一些可能知道的人，但大家都没有林安宇的消息。

陈道林想问问林安宇的丈夫，但他不知道林安宇丈夫的电话，且平时和林安宇的丈夫没有来往，贸然向他打探林安宇的下落也不太合适。“等等吧！也许人家度假去了。但愿不会出什么事吧！”陈道林想。

又过去了三天，林安宇依然没有任何动静。陈道林又急了。他又把那些该问的人都问了一遍，可结果与三天前完全相同。“都六天了。她就是出国也应该有消息啊！这不是安宇的风格，她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怎么可能安静这么久呢？约好的过几天还要和大伙一起到东山海滨度假。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陈道林着急地想。

他顾不了那么多了。通过询问，他从林安宇的女同事那儿得到了林安宇丈夫上官文的手机号码。

“上官先生您好！我是林安宇的同事陈道林。我们想找林安宇，但联系不到她。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她出差了。”

“去哪儿出差？”

“去甘肃。”

“甘肃什么地方？”

“她没说。”

“那您有没有和她联系？”

“走的那天，她打电话和我说了。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走几天了？”

“有六七天了吧。”

“这中间你们都没有联系？”

“没有。”

“她说要出差几天？”

“说去十天左右。”

“她和谁一起出的差？”

“不清楚。”

“她出差过程中都不给您打电话吗？”

“我们都这样，习惯了。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有事找她，可她的手机一直关机，所以只好给您打电话。她出差的时候会不会用另外的电话号码？”

“我不知道。她好像就一个号码，她没有对我说过用别的号码。”

“好吧！谢谢您！她打电话给您的时候请告诉她，她的同事陈道林有事找她。”

陈道林心想，怎么会有这么想得开的丈夫！

“林安宇去了甘肃，但是去甘肃也没有理由在朋友圈里消失啊。难道她是和一个不便让人知道的人一起去的甘肃？因为不便让其他人知道，所以没有用常用的手机号码？”陈道林在心里揣测着，“好吧，只能这样解释了。”

按照放假前的约定，明天就是一起去东山度假的日子了。上午，几位朋友打电话来询问明天去东山的事。陈道林很郁闷，林

安宇不能与他们一同前往东山，这使他兴致大减，他甚至动了不去的念头。林安宇，谜一般的林安宇。

林安宇比陈道林年长几岁，已过不惑之年。这样一位中年女子，与陈道林也就是同事关系，可不知为什么，林安宇不在的时候，陈道林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兴致。而一旦有林安宇在，陈道林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要说陈道林爱林安宇吧，却也不是。林安宇似乎对谁都很亲近，又似乎对谁都不亲近。陈道林听说过，林安宇与刘木柯的关系不一般。但在他看来，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有时，林安宇对自己比对刘木柯还好；有时，林安宇对别的男性又比对刘木柯和自己还要亲近。但无论如何，好像男女老少都喜欢她。有时，她很正经，静静的，一言不发，满脸严肃，哀愁凄婉；有时却又很放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喝了那么一点儿酒时，她会笑得有点儿放荡，她的身体会紧靠着男人，身上的气息让人着迷。当然，她是一个真正的美人，神态娇媚，明眸皓齿，肤色白皙。与林安宇站在一起的时候，陈道林总觉得她比自己还高。林安宇的腿很长，乳房高耸。陈道林特别喜欢夏天的时候坐在林安宇旁边，林安宇的乳房会把那扎进皮带的红色衬衣高高撑起，衬衣的扣缝儿有些大，陈道林一侧脸就会看到扣缝儿间软软的、白白的凸起。陈道林想，林安宇一定知道自己在偷窥她，但她依然每次都把衬衣的扣缝儿撑得那么大。林安宇的眼睛很清澈，有时眼神迷离，有些伤感，有时又会挑逗地盯着你，面带笑容。陈道林完全理解林安宇眼神里流露的迷离与伤感。他知道，七年前那场意外事故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陈道林常常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林安宇，自己也不例外？难道是因为能看见她那有意或无意暴露的乳房？不是的，肯定不是的。难道是因为她那迷离、忧伤的眼神，她那娇媚神态、皓齿明眸？也不是的。陈道林搞不明白，反正他就是无法抑制地喜欢她。

陈道林认真地看了看手机日历里显示的日期、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014年7月26日上午9时48分。林安宇已经整整十一

天没有音讯了，同事们都无动于衷，林安宇的丈夫也很沉得住气。林安宇会不会被她丈夫给害了？陈道林突然有些不安起来。几天前，他交代上官文有林安宇音讯时告诉自己，可至今一点儿回音也没有。林安宇对上官文说她要去甘肃出差十天左右，可到今天都过去十一天了。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他应该有所行动了。

陈道林正想着，手机振动了起来。上官文终于打电话来了。上官文在电话里说林安宇都出差十一天了，任何讯息都没有，他有些着急，问陈道林有没有林安宇的消息。陈道林哭笑不得，上官文反倒向他要人来了。他要上官文干脆报案。可上官文支支吾吾，犹豫不决。陈道林见状有些生气，心里骂了一声：这么娘儿们，安宇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

陈道林找到了刘木柯，两人又分别打电话到处问了一遍，可依然无人知晓。他们随后一起去找了东南政法大学保卫处的保卫人员，然后和保卫人员一起就林安宇失踪的情况向学校的领导作了汇报。

最后校领导作出决定：报案。

第一章 林安宇哪儿去了

一

滨越市公安局对东南政法大学的报案破天荒地重视。市公安局直接安排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顾煊和张飞平两位侦查人员前往东南政法大学展开调查。对局领导的安排，顾煊和张飞平都觉得有些好笑：只是一个人失踪，至于让两位搞重案的人去调查吗？领导知道他们有疑问，所以安排任务的时候对他们说：“在通信这么发达的背景下，一个人，一个女性居然十多天没有任何音讯，这情况不太妙，从政法大学那几位教师提供的情况判断，那位林安宇有被害的可能。与其后期介入，还不如现在就让你们接手，免得到时又得另起炉灶。”顾、张二人觉得领导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但他们更清楚，领导派他俩去的真正原因是要表示市公安局对政法大学的重视。政法大学在滨越市的地位高着呢！这个校址位于滨越市南台区的高校，是个副部级单位，那里面可是人才济济啊！市局、支队的好多民警都是从那所大学毕业的，或在该大学接受过培训。不派出得力的人如何与政法大学的地位相称？

顾煊，刑侦支队重案一大队副大队长；张飞平，重案大队失

踪人员调查中队中队长。这两位干了十多年刑侦的中年侦探已侦查过无数起人员失踪案，当他俩静下心来把与林安宇失踪有关的情况进行初步梳理后，觉得领导安排他俩出场应该是恰当的。

临行前，顾煊给东南政法大学保卫处处长王严波打电话，要他把林安宇的几位重要关系人都叫到大学，其中包括林安宇的丈夫上官文。

当顾煊和张飞平抵达政法大学保卫处时，刘木柯、陈道林、上官文、王严波以及其他两位林安宇的同事已在保卫处的会议室里等候了。王严波把到场的六位重要关系人介绍给顾煊他们。顾煊和张飞平随后分别询问了六位关系人以及王处长。

他们选择陈道林作为第一位访问对象。访问在保卫处会客室进行。当访问陈道林的时候，其他人都撤到自己的办公室或留在保卫处的其他房间等候。

顾煊和张飞平先是询问陈道林与林安宇的关系，陈道林回答说他们是同事关系，并说两人的关系很好。顾、张二人又问他们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陈道林却说只限于同事关系，没有发展到其他的关系，要侦查员不要想歪了。二人问他是教什么的，陈道林回答说是教“社会学”的。又问他的职位和职称是什么，陈道林回答说他是副教授职称，是犯罪学团队的一名成员。

“是您报的案？”顾煊问。

“是的。”陈道林回答。

“为什么要报案？”

“这你们是知道的。”

“您按您的理解说一说。”

“在没放假的时候，我们还是经常见面的。放假后，通常见面就少了。但在微信朋友圈里，大家还是能知道对方的动态。我之所以报案是因为林安宇在微信朋友圈里太久没有动静了。她通常是比较活跃的，经常在圈里发表一些文章，写一些评论。但到今天为止，林安宇在圈里已经十几天没消息了。这是极不正常

的。哪怕她去度假、去外地，也不会没有音讯的。我问了安宇的熟人，可没有人知道她去哪儿了，连她丈夫也不知道！这真的很不正常。我估计她是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所以我们商量后就报案了。”

“能确认是从哪一天开始林安宇在微信朋友圈就没有了踪迹吗？”

“这没问题。”陈道林掏出手机边看边说，“确切的时间是7月15日。14日她在微信朋友圈里还发了评论。”

“15日林安宇在朋友圈里就没有音讯了？您肯定？”顾煊问。

“非常肯定。”陈道林回答。

“林安宇在这之前有过在朋友圈失踪的经历吗？”

“自从她加入朋友圈以来，从来没有过。”

“跟我们谈谈林安宇是个怎样的人，可以吗？”

“需要了解些什么你们就问吧。”

“您把林安宇的年龄、职务、职称、教什么课、在哪个团队这些情况先说一下。”

“她快四十二岁了，教授职称，和我在同一个团队。她是学科带头人，教犯罪心理学。”

“您这儿有没有她的照片？”

“有，手机里就有。”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那是一张五人合影照，所有人都站着，从穿着上看应该是初冬时拍的。林安宇上身内着浅蓝色长T恤，外搭黑色小西装，下穿休闲浅色长裤，脚穿黑色短靴，穿着打扮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利索、时尚。她的个头和边上的男性一般高。她确实是个美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三十多岁的样子。顾煊把照片放大看了一下，觉得这个女人的神情有些忧郁，表情有些冷。

“谢谢陈教授。您能把林安宇的电话号码、微信号、微博网

址、博客网址、QQ号等告诉我们吗？”

“当然可以。”

陈道林打开手机，把林安宇的手机号、家庭电话号码、办公室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微信号、QQ号、微博网址、博客网址等都找了出来。手机号：1370885×870，家庭电话号码：875726×7，办公室电话号码：835342×2，电子邮箱：linanyu@163.com，微信号：LAYlay，QQ号：287565×33，微博网址：<http://weibo.com/lay>，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lay>。张飞平把这些都记了下来。

“陈教授，请您再说一下林安宇的家庭情况。”

“咳！美人多薄命啊！谈起安宇的家我就很伤感。她那丈夫我们也不太认识，但都知道她丈夫不咋样。安宇也不肯告诉我们她为什么嫁给了上官。上官人不算坏，但他是个没个性、没主见、没情趣，一门心思只想挣钱，然后到处讨好别人的人。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文化水平一般，长相也就那样。他和安宇相差得太远了，我们心里都认为安宇嫁给他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安宇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陈道林用左手托了托眼镜架，挪了挪屁股接着说，“2007年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女儿还不幸出了事。真不应该啊！安宇原来就不开心，后来就更忧郁了。”

“能说一下她女儿出了什么事吗？”

“出了车祸，在路上被车撞了。”

“林安宇都和哪些人来往？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

“主要是学生、同事，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安宇平时不太和我们谈这些。”

“你觉得林安宇的性格有什么特点？”

“比较多样。有的时候很活泼，有的时候很沉闷，有的时候通情达理，有的时候很不讲理，有的时候温柔体贴，有的时候也挺粗暴，突出的特点应该是多变。但也正因为多样、多变才显得

可爱。”

“她有一些什么兴趣爱好？”

“可能和大学里的女教师都差不多吧！看书、上网、旅游什么的。”

“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她歌唱得不错，但也不经常唱。还有她会为别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主要对象是学生。”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传言？对林安宇的失踪有什么看法？”

“传言？什么传言？”

“比如，谁和林安宇关系好什么的。”

“这话可不要乱说。这方面的传言我可没听到过。”

“和她关系要好的人都有谁？”

“我说过了，关系好的有同事，还有学生。”

“你和她的关系算是特别好的吧？”

“当然是。”

“有谁和她好的程度会超过你？”

“说不上。”

“这话什么意思？”

“不同的人相处的方式不一样，谁更好些不好说。”

最后顾煊记下了陈道林的电话，并交代说有需要的时候还会找他。

接着询问刘木柯。

刘木柯是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院长，在滨越市甚至全国都很有名气。顾煊和张飞平都听说过此人，支队里有好几个侦查员还曾是他的学生。

刘木柯，人到中年，双鬓已有了白发，和陈道林一样戴着黑框眼镜。他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穿着得体，但从他的神态、举止上可以看出他的严谨、不拘言笑。

他很自然地 and 顾煊二人打了招呼，平稳地坐到了他们的对

面，等待发问。顾煊和张飞平也不自觉地严谨起来，同时心里略觉紧张。

“刘院长您好！可能有些偏题，但我还是想请您把刑事司法学院的情况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顾煊以和气的口吻说道。

“没问题。”刘木柯淡淡地回答。

“那您说说吧！”顾煊说。

“政法大学共有十九个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是其中之一。学院设有四个团队，分别是犯罪学、侦查学、法庭科学、司法制度比较。另外，学院还有一个司法鉴定中心。学院有教职工九十多人，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近两千人。”刘木柯回答。

“其实，我们对司法学院很熟，也久闻刘院长的大名。刘院长您说说看，对林安宇的失踪我们该向您了解一些什么？”顾煊以一种恭维的口气问道。

“你们是查案的，我是协助查案的，我看还是你们问我答吧！”刘木柯笑着说。

“那好吧！请问刘院长，您觉得林安宇失踪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这失踪当然是不正常的。”

“陈教授说了，林安宇以前在微信朋友圈里没有这样失踪过，是吗？”

“微信朋友圈的事我不是很清楚，道林比我清楚。我不是经常上微信。”

“您觉得林安宇会不会真的出事了？”

“很难说。”

“林安宇近来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吗？”

“我们放假一个多月了，放假后大家一般都很少接触，除非有什么活动，不然很难聚到一块儿。所以说放假后她的不正常

表现我就知道了。放假前她各方面都是正常的。”

“您最后一次和林安宇联系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

“也有十多天了吧！我记不太清楚了。是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联系的。”

“林安宇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她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尤其受学生喜爱。”

“林安宇的家庭情况如何？”

“这情况估计道林该和你们说了吧！情况不太好，或者说挺不幸的。”

“刘院长都教什么课程？”

“犯罪学、侦查学、司法鉴定、犯罪心理学，还有其他的，都教。”

“对不起，见到刘院长，我有些激动，问话很没有逻辑性。”

“不错，思路很清晰。”

“我还想问一下刘院长，司法学院都开设一些什么课？当然，这个问题与查案没多大关系，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可以吗？”

“开的课有刑事诉讼法、法庭科学、犯罪侦查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社会学、刑事科学技术、司法鉴定、证据学、外国司法制度，等等。”

“林安宇使用的手机号码有几个？”

“这下您的思路真的有些跳跃了。她的手机号码我知道的只有一个。”

“刘院长，不好意思，我还想再问一下林安宇的情况。她是哪一年来刑事司法学院的？从哪里来的？”

“她是1993年从中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来这里的。”

同样，询问完刘木柯，张飞平向他索要了名片。

见到上官文，顾煊和张飞平的第一感觉也觉得他与林安宇真

的不搭，一个是那么有气质、有风度、有涵养的美女，一个却是长得不怎么样、说话还带有浓重口音的“俗子”。

上官文看起来很显老，头发有些乱，皮肤很黑，门牙还不整齐，个头、身材也都一般。面对这样一个人，要说他是刚才照片上的那位林安宇的丈夫，着实让人不好接受。顾煊和张飞平也很想探究一下这男人究竟是如何与林安宇成为夫妻的。

他们向上官文要了他的手机号码、家庭电话号码，并询问了林安宇的银行卡使用情况、手机使用情况。上官文回答说，林安宇有工商银行储蓄卡、农业银行储蓄卡、招商银行信用卡、兴业银行信用卡，但卡号、密码是多少他不知道。同样，当问到林安宇有多少存款时，他说他也不清楚。

“您最后一次看到林安宇是什么时候？”

“十几天前。”

“具体是什么时间还记得吗？”

“记得，那天是14号，上午她就离开家了。”

“她对您说要去哪里了吗？”

“她说她要去甘肃出差。”

“那天离开后，她有没有和您联系过？”

“当天，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她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她走了，去出差了。”

“她去出差，不是对您说过了吗？”

“她那样说，是表示她礼貌地告诉了我，她走了。”

“呃，是这样。你们经常这样交流吗？”

“是的。她经常出差，一直都这样。”

“后来她还给您打过电话，或者通过别的形式与您联系了吗？”

“没有。14号那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

“14号那天，她是用手机和您联系的吗？”